

编辑：陈玮 美编：石岩 组版：洛菁  
2015年3月29日 星期日

## 不光看手艺，还能“听”历史

75岁的张湜在济南玉函路上某写字楼有一间展室，这里收藏了千余件藏品，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是“锔过的”，一个个锔钉像密密的针脚一样，分布在一件件破碎的旧物上，给人一种特别的感觉。

这里面，既有口径112厘米的大水缸，也有不足2厘米的小酒盅，甚至有更小巧的首饰。从种类看，历代瓷器、紫砂、木器、珠器、角器、玻璃器皿、金属器、石雕，都可以被锔；从锔钉来看，不仅有银、铜、铁以及近代才出现的不锈钢，古代锔匠还使用锡皮、铝皮等对器物的缺损部分进行“锔补”。

在展室一隅，有一件造型像鸡冠的瓷壶，属于宋辽时期契丹文化的遗物。绿釉表面留下密密麻麻的锔钉。当年契丹族进入中原之后，由游牧改为定居或半定居，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开始大力吸收中原文化，烧制出类似仿皮袋的瓷器。但瓷器容易被摔坏，于是巧手的锔匠将一片片碎瓷重新锔合起来，使得今天的人们可以一睹此壶当年的风采。看着这么一件铜器，除了欣赏瓷器本身的釉色、造型之美外，耳畔犹如听到瓷器碎裂的声音，清脆入耳。相比一件古瓷的时代、窑口、完整度等，锔补工艺反而以其特有的韵味和所承载的历史信息，牢牢吸引住现代人的目光。

在千余件锔器中，张湜对一件清嘉庆时期烧制的豆青釉青花蝶花纹大碗非常珍视。它的碗底有裂痕，被人用锔补的工艺修过。碗沿往下有一道“一字形”炸纹，布满11个锔钉。另外口沿还有缺损，被

人用薄铝片仔细锔补完整。张湜从锔补痕迹分析，三处锔补来自三个不同的时期，说明该碗烧制出之后，一直为人使用，见证了几代人的生活。

以前，人们之所以愿意锔补器物，是因为锔补的费用比买新的要便宜很多，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因为物品无法替代，只能通过锔补留住。2010年，张湜在周村古商城寻觅锔器，在一家古玩店看到一只瓷碗，上面写着“公元一九五三年三月 鹿老太太 八秩大寿”字样，文字显示这是当年一位姓鹿的老太太过寿时，后人专门为她定制的。瓷碗的烧制水平很高。传承过程中被摔碎，后人将其锔起来。这类收藏品因为有特殊意义，收藏者一般不会出手，藏家几乎没有机会得到。但张湜只花了15元钱就拿下，如获至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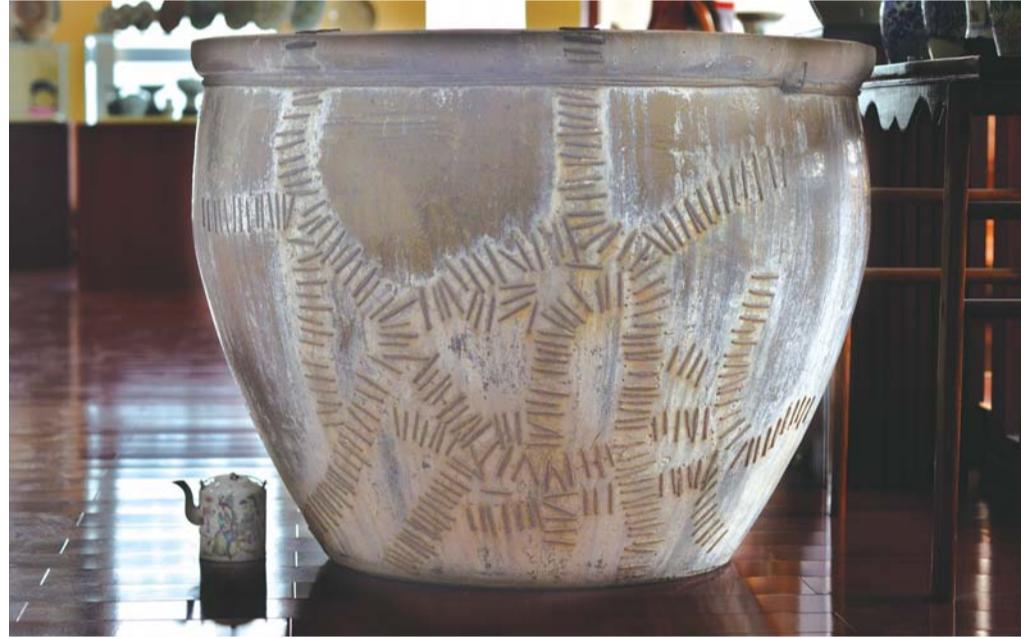
在张湜的收藏室里，有一个直径112厘米的大水缸非常扎眼，这件“宝物”是2013年通过青州一位邱姓朋友收到的。这位邱姓朋友告诉张湜，大水缸原在青州一座海拔600多米的高山上，是一个山村十几户村民蓄水的家伙。大缸侧面密密麻麻地留下几百个锈迹斑斑的铁质锔钉，每个锔钉5至6厘米，顺着大水缸的炸纹排列，看上去像“铁树开花”一般。在大水缸的口沿部，清晰留有至少两次锔补的痕迹，前期锔钉已脱落，留下锔眼。后期锔钉仍在发挥作用，确保大缸滴水不漏。有懂行的人分析，这些铁锔钉很可能是当年章丘铁匠锻打出来的，纯手工制作，本身就承载了本地的手工艺发展史。

# 小锔钉里的大世界

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，可能对走村串户的锔匠还有印象。家里有锅碗瓢盆打破了，舍不得买新的，就去大街上喊个锔匠来，叮叮当当一会儿工夫就锔好了。此后，随着日用品大批量生产并进入生活，锔匠及其赖以谋生的锔补手艺，在传承千年后的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济南的张湜通过收藏锔器留下了这段历史，一枚小锔钉背后，却有着很长的故事。

文/本报记者 乔显佳  
片/本报记者 陈文进



最大的锔器是个大缸，接近一米高。

## “没有金刚钻，不揽瓷器活”

有句俗话说：“没有金刚钻，不揽瓷器活”，但很少有人真的见过金刚钻。在张湜收集的锔文化藏品中，其中就有包括金刚钻在内的锔补工具。

细长的硬木手柄，一端探出一根很细的铁锥，锥尖部分像针一样细，牢牢“咬”住一粒更细小的黑色“铁砂”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金刚钻，其硬度系数为“10”，而瓷器、玉器则在“7”以下，使之可以轻松攻克各种材质的器物。据说金刚钻在制造时，如何让铸铁包住微小的金刚粒是难度极高的手艺。

锔钉也是张湜收藏的内容，其中有银锔钉、铜锔钉、铁锔钉，以及近现代出现的不锈钢锔钉。据说还有使用金锔钉的，不过难得一见。无论何种质地的锔钉，都是铁匠们手工锻打出来的，其本身强度很高，一般人用手掰都掰不开。

有一件锔弓可以说是张湜最珍视的藏品之一，它

是一根一米多长的实心细竹，两端系有细线，锔匠干活时用线绞住金刚钻来回拉，通过金刚钻的转动就可以在坚硬的瓷器、金属器上钻眼，打入锔钉。这只浑身透着岁月痕迹的锔弓，是87岁高龄的泰安肥城老锔匠葛廷振赠给张湜的，葛廷振曾经使用了60年，锔弓的手握处都被手指磨得油光锃亮，看后令人心中一震。

过去，像葛廷振这样的锔匠，常年累月挑着担儿游走四方，靠着锔补手艺给一家老小谋口粮。除了锔补生活器皿、珍贵首饰等，葛廷振也为人锔锅碗。乡亲们若拿不出现金，也可用麦子等顶账。因此每个锔匠的挑子上，还有盛粮食和做饭的家伙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全国现有锔匠不过三百来人，大部分在山东。为了研究锔文化，张湜近年来陆续走访了十几位锔匠，希望能留住其背后的这段历史记忆。



张湜的收藏中，最小的锔器是个小酒杯，个头不足两厘米。



玉手镯也能用锔钉锔起来。

## “缺陷”也是一种美

张湜最初接触锔文化是在15年前，当年他60岁，已从济南第一机床厂退休。那时，有一些台湾商人专程来山东收锔器，而且“不还价”，这让张湜意识到锔器的收藏价值。当时各地兴起旧村改造，一批老物件被当成垃圾处理掉，于是张湜加入了收藏锔器的队伍。2006年，所谓的“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”搞了几次锔文化展，展后还出了书，张湜看到后大受启发，对锔文化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。但他不赞成当时台湾布展的初衷——教育人们崇尚俭朴。张湜反而认为，这个标准太低了，锔补有其自身的文化和审美内涵。

通过多年收藏，张湜认为，锔补手艺在宋代时期就已在全国普及，延续千年，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塑料用品大量进入人们的生活，锔补手艺才迅速被社会发展所淘汰。

为了宣传锔文化，张湜曾托人将一只浑身布满密银质锔钉的玻璃红酒盛器带到加拿大，凡是见到的人无不张大了嘴巴，吃惊地“哇——”。但张湜却很遗



张湜先生仔细观察一尊辽代盛器上的锔钉。

憾，他认为外国人惊讶的只是锔补技艺，未能领会到锔补本身的美感。在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趣味中，像哥窑瓷器、太湖石，自身拥有的缺陷反而构成一种特殊的“缺陷美”。

近年来，社会上还出现了有人将完好的物件刻意打碎，然后重新锔补，做成个性化艺术品的现象。张湜认为，从锔补中梳理出美的规律，并让人们去领悟接受，或许是锔补这项千年工艺在当下获得新生的希望。